

## 征稿启事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新闻后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yantaihuati@163.com

# 面对鞭炮,是该理性还是任性

## 禁放鞭炮是社会文明的需要

徐君豪

每年春节,对于鞭炮,到底放还是不放,的确是一个值得理清说透的问题。很多人秉持国人一贯的“中庸之道”,提出既不应该全面禁止,也不应该“任性地”放,而是要适当适度地放。对这种“和稀泥”式的论调,我只能说“呵呵”。我认为,当前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亮出“禁放鞭炮”的态度,因为,这是社会文明的需要与体现。

有人说放鞭炮是春节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传承下去。但如同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中说的那样:“外国

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从上述角度看,燃放鞭炮是不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传统。何况,传统这东西,有其精髓也有其糟粕。如裹小脚等众多对压抑女性的传统,早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丢得远远的。

因此将放鞭炮与中华传统、春节习俗相提并论是赤裸裸的文化绑架。传统应该与时代发展同行,或者说,应该适合社会的发展,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正如穿长袍等汉族的衣着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改良,直至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成为我们现在穿的衣服。放鞭炮也是如此。现在对

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和关注范围前所未有,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平民百姓,柴静的《穹顶之下》更是将雾霾问题深层次地揭示在我们面前。不是说放鞭炮是雾霾的罪过,但起码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再者,鞭炮的制作、运输、燃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安全问题,哪一年出现的还少呢?有人说适度地放,试问,这个“度”如何把握?偌大的一个城市,自由度如此大的一个社会,你能拿出一个可操作的“度”吗?如此说来,延续这样一个所谓的传统,其代价难免太大了。

由此,我强烈呼吁:禁放鞭炮。

## 鞭炮年俗缺不得

徐庆春

虽然春节的习俗全国各地有所不同,但是鞭炮所表达的欢乐是一致的。一直以来,鞭炮都是最能直接表达出喜庆的一种方式,因此,鞭炮成为了婚礼和春节的象征。假如婚礼上缺少了鞭炮声,就感受不到那种喜庆的氛围;春节亦是如此,特别是一大家族人都回到农村老家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鞭炮声,就感受不到那浓浓的年味儿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结婚后每年也都是回农村过春节,每年的除夕夜,整个村庄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鞭炮声里迎新年,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年味越来越浓。纵使在贫困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春节,家家户户也会买至少一挂鞭迎接新年的到来,乡亲们对过年放鞭炮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鞭炮把孩子们等了一年的快乐都激发了出来,无论是声音脆短的小鞭,还是猛烈的大炮仗,都给孩子们一种心跳的感觉,放鞭炮时那激动而快乐的心情比收到压岁钱还兴奋。

众所周知,燃放鞭炮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污染环境。虽然说鞭炮年俗缺不得,但是还是建议人们为了生存环境,尽量少放鞭炮。

## 今日话题

提到放鞭炮,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有人觉得如果过年不放些鞭炮,总觉得过年不热闹,没有什么年味儿。也有的人认为空气质量已经这么差了,再放鞭炮,空气只会更差,等于蓄意污染环境。那么春节到底要不要放烟花爆竹呢?该话题得到读者踊跃响应,选择几篇来稿,看看他们的观点。

## 下期话题

烟台山医院将整体搬迁至莱山区,届时,莱山区居民将拥有一个就近享受高端医疗、住院和康复的场所。烟台山医院的搬迁将对烟台医疗资源的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芝罘区日益拥挤的交通状况是否有好转呢?欢迎您参与讨论。

## 留住传统不应是简单复制

刘岩

我们看到,无论环保者如何呼吁,绝大多数的鞭炮产品依然是原始的配方和制作工艺,由此产生的燃放声、光、尘的污染依然严重地存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事故依然每年都触目惊心,而燃放过程中出现的伤害事故也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表明,时至今日,鞭炮从根本上依然没有抛弃传统的制作与燃放方式,依然停留在原始而又简单的复制上,是在

低层次上、低水平上延续,鞭炮的发展、革新的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和解决。这是导致“禁放派”与“保留派”纠结的最根本问题。

鞭炮是否继续燃放纠结了许多年,虽有新产品出现,但应者了了,这导致了鞭炮难以满足现代人、现代环境的要求,鞭炮的生产与燃放失去了这么多年来革新与发展的好机会。在人们防治雾霾呼声日渐高涨的时候,鞭炮失去了立足的足够的理由。如此,鞭

炮是否能被继续认可,不得不令人担心。

不适者必被淘汰,在危及人们健康与生存的问题上更是显而易见。一个不适应时代的传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其命运可想而知。传统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吸引力的,想要留住传统就应该为它做些什么,让它的工艺、技术等方面有一个质的飞跃,如此方能够将传统传承下来,后代们才会知道,我们为继承传统做了积极的努力。

## 我有话说

# 交通违法的重灾区能否改进设计

毛旭松

最近,不少车主向交警部门反映在惠安小区附近的急转弯卡口超速违法。交警部门根据反馈发现,该卡口一年有近3000起超速违法行为,该卡口限速40KM/小时,是市区所有限速隧道限速最低的(本报3月3日C08版报道)。

这个卡口一年有近3000起超速违法行为,平均下来每天就接近10起,如此高的中枪率实在是让途经此地的司机们

打怵,稍不留意可能12分就被扣光了。按照常理来说,在市区开车最高车速一般都保持在60KM/小时,到了这个路口突然有个40KM/小时的限速。对于那些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来说,实在是太容易超速了。要知道,超速50%以上就要一次性记满12分,这就意味着只能回炉另造,才能重新取得上路开车的权利,这正是司机们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形。

去年年底本报曾报道了“交警部门发布2014年烟台10

大违法多发路口”,排名首位的芝罘区白石路与青年路交叉口一年违法次数多达近57000次,违法次数之多让人咂舌。一方面,非常理解交警部门通过抓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方式警戒司机们能够按照交通规定行使。另一方面,正如一些司机朋友提议的那样,一年近57000次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不是也反映出跟道路设计不合理有一定的关系。建议相关部门对交通违法多发路口进行实地考

察、研究,一旦发现不合理的交通设施,将尽快予以整改。再者,通过增派交警现场执勤或者明示交通标识等方式予以改进。毕竟罚款不是目的,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引导司机朋友文明驾驶才是根本所在。

当然,作为司机来说,在上路行车时一定要按照交通法规行驶,如果你严格按照秩序行驶,哪怕有再多的摄像头监控,交通违法行为名单里也不会出现你的名字。

## 名嘴说事

一早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话尘肺农民”尘肺病问题研讨会。落实国家“加快推进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支持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听王克勤作专题报告,和尘肺农民面对面交流,研讨尘肺生存现状及政策困境,推动尘肺预防有效救助,生存保障,我愿再次提交人大相关建议。

——陈静瑜(教授)

该奋斗的年龄,不要选择了安逸,最终你相信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个词,一个叫执着,一个叫认真,认真的人改变自己,执着的人改变命运。只要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王利芬(企业家)

# “爱耳日”啥时不再是“耳旁风”

扈刚

3日从电视新闻里听到“爱耳日”,爱耳日已过了半天,而我真正意义上的爱耳日才刚刚开始。因为我和我好些打工的伙伴一样,之前可以说太专注于打工本身了,竟然忽略了听力健康那么久。我现在听同事招呼,往往要人家“大声”、“再说一遍”。连老婆都埋怨我真能打岔。所以,我的对讲机总是把音量调到最高。而这耳背的毛病在打工者中,就如同腰酸背疼一般司空见惯。

最初,这毛病源自我的军旅生涯。后来,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干过震耳欲聋的铁工厂,干过设在防空洞里噪音与粉尘肆虐的水泥构件厂等等。医生说要把噪声上限控制在不超过60分贝,超过了就意味着人们的听力健康必将受损。可是,在许多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打工者无法远离超强噪声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单位偷排污水废气,为越来

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政府部门关注,出手联合整治。可是也有厂家趁夜色或阴天下雨伴随排污偷排噪声,出面叫停的就少之又少。关心的少,与之最贴近的打工者听力健康受伤害亦最为严重。

当然,话说回来,打工者在工作过程中不注意有针对性地保护听力也有责任。我最初发现听力下降,只知道给耳朵塞俩小纸团。就这样,还招来同事们异样目光。我说耳朵出毛病不得了,他们只是笑,根本不当回事。告诉他们我父母从铁路从服装厂退休,早早耳背,说话大嗓门尽打岔,依旧被当做笑谈。看见儿子天天插耳机,我说不要把眼睛搞坏再毁了耳朵,他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只当耳旁风。我好无奈。

所以,我真不知有什么能让身边这些麻木的耳朵振聋发聩。哪天“爱耳日”不再是咱打工者的耳旁风该有多好。期待大家为此都做些什么,为自己也为美好明天。